

諸名家
評定本
錢牧齋箋注杜詩

陽湖陶湘署檢



撰唐書錢穀齊民注杜詩

卷之四

四

杜工部集卷之七

虞山蒙叟錢謙益箋註

古詩四十九首

居夔州作

八哀詩

所序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於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歿遂不
詮次焉

贈司空王公思禮

高麗人

司空出東胡童稚刷勁翮追隨燕薊兒顙銳云物不隔服事哥舒翰意無
無流沙磧未甚拔行間犬戎大充斥短小精悍姿屹然強寇敵貫穿百萬衆出
入由咫尺馬鞍懸將首甲外控鳴鏑洗劍青海水刻銘天山石九曲非外蕃其

王轉深壁飛兔不近駕驚鳥資遠擊曉達兵家流飽聞春秋癖胸襟日沉靜肅

肅

晉作蕭蕭

自有適潼關初潰散萬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格太子入朔

方至尊狩梁益胡馬經伊洛中原氣甚逆肅宗登寶位塞望勢敦迫一作公時

徒步至請罪將厚責際會清河公間道傳玉冊

清河公房琯也時自蜀奉太上皇冊命至諫上以為可收後効

年云八哀詩叙述公生平稱而不夸美筆深情得太史子長之神矣吳云八哀詩褒德符謂其表裏難頌中古作者莫及韓子蒼則謂筆力變化富與太史公諸贊方駕二者皆具法眼至葉石林遂病其太多累山欲其半方盡善而鄭繼之攻揭尤苛皆不善讀公詩者也李云叙次清宕聲情悲壯吳云首哀司空即帶清河蓋思禮由房次律而得免耳公於房相深有望焉哥舒失守不加貶詞罪不在翰也司空詩全首精銳亦難割棄

吳云潼關下明指時
勢深惡肅宗之愚
偏裨無所施元帥見
手格倒白也
李云又出房相國
邵云八宸詩鋪叙細
密波瀾壯不當於字
句間論工拙
查云一作廉頗

遂釋天王拜跪畢議果冰釋翠華卷飛雪一作飛熊虎巨阡陌屯兵鳳凰山

帳殿涇渭關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極禁暴清一作清無雙與氣春浙滬巷有

從公歌野多青青麥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役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窄不得

見清時嗚呼就寔窅永一作空繫五湖舟悲甚田橫客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

昔觀文苑傳豈述廉蘭續一作續嗟嗟一作作鄧大夫士卒終倒戟尹為景山為太原

行間思禮營州城旁高麗人也父虔威為朔方將少習軍旅隨卽度使王忠嗣

銓押至河西與哥舒翰對為押衙及翰為龍右節度使思禮與中卽周必為

街甲外有游騎掠軍離什伍者九曲戴翰征九曲思禮後期欲引斬之

續使命釋之思禮徐言偏裨哥舒翰為元帥奏元帥府馬手格安祿山事

日新則斬却喚何物偏裨哥舒翰為元帥奏元帥府馬手格安祿山事

津驛火拔歸仁帥諸將叩馬請降祿山翰欲下馬遂以毛繩于馬腹連縛其

脚控轡出驛翰怒握鞭自築其喉又被奪鞭攏馬就乾祐乃送之于洛陽

塞望夢弼曰言肅宗即位於靈武請罪潼關失守西走行在思禮與呂崇貞

並從軍令或捷之可恥從初遂斬承光而釋思禮崇貞新書云宰相房琯諫
以為可收後効遂獨斬承光安祿山事蹟十六日玄宗幸蜀十七日至金城
宿是夜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禮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即
令赴鎮舊新二書記思禮燾下被釋與公詩合而通鑑載思禮自潼關至在
次馬苑驛之前又云即屯兵與房琯為副使便橋之戰不利除為關內節度
授節度使恐當有誤屯兵使尋遣守武功賊將安守忠等來戰思禮以其
眾退守扶風賊游兵至太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金城寰宇記景龍四年遂金
鳳翔戒嚴上命郭子儀以朔方之眾擊之而退金城寰宇記景龍四年遂金

李云同龔處妙有陽
秋如韓昌黎作柳州
誌銘正是推崇非沙
隱刺也詩之高雅足
為偉人生色又不必
言司徒未入朝最
難韓旋詩妙得其平
查云樞字旁用緝
韻李云倒寫天漢
雄排二京查云公
於臨淮深寓痛惜之
意李云妙有含蓄
查云楫字亦屬緝
韻吳云金首稍緊
未入朝司徒一生
恨事也故特筆滿洗
之至其戰功極易描
畫却用一二語該括
真大落墨也箱篋
用樂羊事樂羊論功

為金城至德二載復為興平思禮為關內太原從廣平王收西京領兵先入
節度使鎮此黃鶴以為河西之金城謬矣太原清宮遣兵御尚書霍國公李
光弼鎮河陽以思禮為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貳軍報百萬鄧大夫
器賦精銳尋加守司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禮而已
思禮亮管崇嗣代為太原尹北京留守數月召景山代崇嗣思禮立法嚴整
士卒不敢犯景山以文吏見稱至太原以鎮撫紀綱為己任檢覆軍吏隱沒
者軍眾憤起
遂殺景山

故司徒李公光弼

廣德二年七月卒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胡

一作

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恆人安若泰山薊北斷

右脅朔方氣乃多

一作

蘇黎首見帝業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顏壓未散河陽卒思

明偽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捷

一作

大捷異王冊

崇勲小敵信所怯擁兵鎮河汴千里初安帖青蠅紛

一作

營營風雨秋一葉內

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大屋去高棟長城埽遺堞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雅

望與

晉作

英姿惻愴槐里接三軍晦光彰烈士痛稠疊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

篋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扶顛永蕭條未濟失利涉疲茶竟何人洒涕已東

峽

晉陽

祿山之亂命郭子儀為朔方節度收兵河西玄宗春求良將委以河北
河東之事以問子儀子儀薦光弼堪當閫寄以光弼為雲中太守克河

中山魏文侯示之謗
書一篋司徒之功天
下所知而人主不知
中惡詭之者愚且庸
在

李云開口二語吾於
龔台肥見其人焉

東節度副使潼關失守授戶部尚書兼太原尹北平留守史思明等四偽帥
率眾十萬餘攻太原拒守五十餘日伺其怠出擊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
河陽思明殺慶緒即偽位破洛陽光弼率軍赴河陽大破賊眾斬萬餘級生
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送于闕下進爵臨淮郡王顏魯公神道碑乾元二
年冬十月甲申賊將周摯等悉河陽之眾萃于河陽城北又敗之遂拔懷州生
于河陽南城之南南北夾攻表裏受敵公設奇分銳襲其虛而大破之軍擒
其大將徐瑋王擊僅以身免攻表裏受敵公設奇分銳襲其虛而大破之軍擒
河汴譚賓錄光弼之未至河南也四神功平劉展後逗留于楊府尚衙復
拜太尉出鎮臨淮至徐州史朝義退走四神功遂歸河南尚衙仲卿來瑱
皆懼其威名相繼赴關吐蕃犯都上詔追先弼率眾赴長安弼與程元
振不協遷延不至初光弼御軍嚴肅天下服其威名及懼朝恩之害不敢入
朝回神功等諸軍皆不受其制因此不得志其威名及懼朝恩之害不敢入
趣徐州因召田神功與同寢宿以宋州之難告祖道齊外俾先飲以寵之
麾下隸于其將焉岫仍令兵馬使却庭玉與岫將角而擊之賊遂一戰而走
上在陝州以公兼東都留守制書未下久待命于徐州將赴中都以屬病疾增
劇公知不起使使齋表奉辭廣德二年七月薨于官舍將吏問以後事公曰
吾久在軍中不得就養今槐里一長安志槐里故城即大丘城在興平縣東南
為不孝子矣夫復何言槐里一長安志槐里故城即大丘城在興平縣東南
寔公于富平縣先塋之東銘曰渭水川上檀山路旁檀山在縣西北四十里
漢武帝墓在槐里之茂陵衛霍去病墓在茂陵不三里光弼葬在馮翊猶
衛霍之接近槐里接光彩也舊史補郭汾陽自河陽入李太尉代領其兵舊營塋
故曰惻愴槐里接光彩也舊史補郭汾陽自河陽入李太尉代領其兵舊營塋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永泰元年卒

鄭公瑚璉器華岳金天晶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巍然大賢後復見秀骨清

吳云舊交知己之感
誦之涕零 嚴在蜀
頗以狂鯨立威意待
犬戎以下六句原其
情也謂不得已而迫
軍與有此過也

李云為鄭公忠勤大
略絕不費力他日諸
將詩云軍令分明數
舉杯與此意同後繼
嚴者竟以酣飲致亂
李云通篇只贊鄭
公勳名交誼却於結
尾掉出 吳云大賢
後當以挺之之子為
是

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閱書百紙一云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

力爭漢儀尚整肅胡騎忽縱橫飛傳自河隴逢人問公卿不知萬乘一作乘與出雪

涕風悲鳴受詞劍閣道謁帝蕭關城寂寞雲臺仗飄飄沙塞旌江山少使者加

鼓凝皇情壯士血相視一作忠臣氣不一作平密論貞觀體揮發岐陽征感激

動四極聯翩收二京西郊牛酒再一作原廟丹青明匡沒俄寵辱衛霍竟哀榮

四登會府地三掌華陽兵京兆空柳色一作市尚書無履聲群鳥自朝夕白馬休

橫行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記室得何遜韜鈴延

子荆四郊失壁壘虛館開逢迎堂上指圖一作書畫軍中吹玉笙豈無成都酒憂

國只細傾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意待犬戎滅人藏紅粟盈以茲報主願庶

或一作禪世程炯炯一心在沉沉二豎嬰顏回竟短折賈誼徒忠貞飛旄出江

漢孤舟轉荆衡虛無舊本作虛為時本也馬融笛悵望龍驤瑩空餘老賓客

身上媿簪纓

大賢後舊書中書侍郎挺之子神氣雋爽敏于聞見幼有成人之風讀書不

有時名娶裴卿之女纔三夕夢一人佩服金紫美鬚髯曰諸葛亮也來為夫

人兒既姪而產嬰孩其狀端偉頗異常流舊注大賢後謂挺之之子唐詩紀

事謂嚴子小心唐詩紀事甫與武世契也常醉河隴武在隴右節度使哥舒

此云飛傳自河隴蓋祿山之亂武自河隴訪知謁帝舊書至德初武仗節赴

乘輿所在趨赴劍閣然後玄宗遣赴行在也

子素重之至是首薦才畧可稱累遷給事中按公此詩則武亦如張鎬房瑁

以玄宗命赴行在者也房瑁首薦之而旋坐瑄黨詔書與劉扶並列亦以蜀

郡舊臣之故也當蕭關應助曰四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如瀘

據以補唐史之關蕭關曰勾奴傳入朝所蕭關蕭關在安定朝那縣也寰宇

記平涼府高平縣本漢高平屬安定郡蕭關故城在縣東南三十里四登京

肅宗自彭原至平涼郡數日始回軍趨靈武蓋于平涼謁肅宗也

北少尹拜成都尹還京北尹復三掌華陽出為錦州刺史遷東川節度使再

拜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三遷黃門侍郎拜成都尹充劍南節

度等使所謂三掌華陽兵主恩前後三持節者是也推史于武傳不記其遷

拜出鎮之歲月而西川之分合新舊書志表與諸書互異莫能歸一子詳以

之西川之分也舊書地理志云至德二載十月玄宗駕迴西京改蜀郡為成

都府長史為尹又分劍南西川東川各置節度使新書方鎮表亦同而唐會

要則云上元元年二月分為西川會要誤也先是稱劍南節度至是更號西

川節度兼成都尹武傳載上皇詔合劍西川為一令兩川分于上元則裴冕何得先

兼成都尹乎武傳載上皇詔合劍西川為一令兩川分于上元則裴冕何得先

西川為上皇詔蓋西內之後上皇之詔不行久矣此史誤也國經云至德二

載明皇幸蜀始分劍南為東西兩川治益州東川治梓州此其証也武

以乾元元年六月敕巴州刺史未久而節度東川上元二年段子璋反東川

節度使李英敗奔成都武自東川入朝當在興前然則武之初鎮蓋在乾元

元二之問也兩川之合也舊書志以為廣德元年新書表以為廣德二年唐

會要則以為廣德二年正月八日蓋皆在武三鎮之時舊書武傳云上皇詔

以劍兩川合為一道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則合兩川在

武再鎮之日余謂舊書武傳是而志表諸書皆非也按高適傳劍南自玄宗

還京後于綿益二州各置一節度通因出西山三城置戍論之疏奏不納後
綿州副使段子璋反崔光遠不能戰軍以適代光遠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
度使以通傳政之通論罷西川節度在子璋未反之前及子璋反李夷
光遠不能兼制東川故朝廷用通前論合兩川為一而罷東川也光遠之罷
也武實代之武召入以適代通失西山三州又以武代通實代武而武又代
通謂適代光遠者誤也趙抃王壘記曰上元二年東劍段子璋反李夷走成
都崔光遠命花驚武此武代光遠之証實應元年杜有嚴中丞見過詩曰川
憲死其月廷命嚴武此武代光遠之証實應元年杜有嚴中丞見過詩曰川
合東西瞻使節系曰自東川除西川教令兩川都節制此武再鎮時合兩川
之証也李夷雖重有節度亦不能久於東川何自與後直至張獻誠無一八
除東川者乎故曰舊書武傳是而他皆非也若大厯初復分兩川舊書云在
崔鎮蜀之後而方鎮表以為元年會要及盧求成都序記以為二年正月
按元年杜鴻漸表獻誠以山南西道兼領東川至二年而始定武之初鎮
舊書會要為是也舊書既失之不詳多所抵牾而通鑑則尤踳駁武之初鎮
通鑑既失載而再鎮則載于寶應元年六月是年四月召武入朝二聖山陵
為橋道使却云六月出鎮七月徐知道反以守劍閣武九月尚未出已故杜
有何路出已山之句而云知道守要害拒武不得追何背謬之甚也胡三
省沈于通鑑乃云武只再鎮劍南唐書蓋因杜詩致有誤此誤則糾繆更不可
言矣謹書之柳色張敬傳為京兆尹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游俠傳城西
以俟博間者馬融氣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師踰年整閭甚悲而樂舍逆旅吹笛為
黃子夏馬融笛氣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師踰年整閭甚悲而樂舍逆旅吹笛為
居柳市馬融笛氣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師踰年整閭甚悲而樂舍逆旅吹笛為
馬融性好音樂善鼓琴吹笛聲一發龍驤堊王攄傳華柏谷山大營堊城
感得精盤出吟有必相和出融別傳龍驤堊王攄傳華柏谷山大營堊城
門松柏茂盛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璵
天寶九載卒

李云此篇以史公世家之體兼長卿上林之才真雄材也

端何等氣象直可雄視百代

宣云鬚一作髯宋云此起亦如太原公子真氣奪人

吳云只叙玄宗之愛汝陽與汝陽之能事

主俱借射一事形容之使人如置身其間

以汝陽之英才何無一二事可述蓋亦

識勇遠嫌以避疑忌言外可想 晚年下

叙交遊 李云又出漢中王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一作寒夜春往者開元中主恩視

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羣臣愛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從容聽一作退朝後或

在風雪晨忽思格猛獸苑囿騰清塵羽旗動若一萬馬肅駢駢詔王來射雁拜

命已挺身箭出飛鞚內上又一作入回翠麟翻然紫塞翻下拂明月輪胡人雖獲

多天笑不為新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袖中諫獵書扣馬久上陳竟無銜縶

虞聖聰一作慈矧多仁官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鱗匪唯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晚年

務置醴門引申白賓道大容無能永懷侍芳茵好學尚貞烈義形必露巾揮翰

綺繡揚篇什若有神川廣不可泝墓久孤兔隣宛彼漢中郡王弟漢中王瑤文雅見天

倫何以開一作慰我悲泛舟俱遠津温温昔風味少壯已書紳舊游易磨滅衰謝

增多 酸辛

虬鬚南朝新書太宗文皇帝虬鬚上可挂一主恩南卓錫鼓錄汝陽王璉宣

藩邸玄宗特鍾愛焉自傳受之又以其聰悟敏慧妙達音旨每隨游幸頃刻

不啻上嘗語花奴資質明瑩肌髮光細非人間人必神仙謫墮也宣王謙謝

隨而短斥之上笑曰大哥不在過慮阿瞞自是相師花奴端秀邁猛獸張彦

人當更得公卿間今譽耳新書題眉宇秀整性謹潔善射帝愛之猛獸遠名

畫記高平公鎮太原進玄宗馬射真國表曰玄宗天縱神武藝冠前王凡所

咸王海陳閩畫
玄宗馬射圖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李云北海後人篇中
推崇感嘆曲盡其意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

一作論

替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憶昔李公存詞林有

根柢聲華當健筆洒落富清製風流散金石追琢山岳銳情窮造化理學貫天

人際干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蕭蕭白楊路洞徹

晉作

寶珠惠龍宮塔廟湧

一作湧

浩劫浮雲

一作空

衛宗儒俎豆事故吏去思計眇眇

已皆虛跋涉曾不泥向來映當時豈獨一作特勸後世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

紫駟隨劔几義取無虛歲分宅脫驂間感激懷未濟衆歸調給美擺落多藏

晉作

穢獨步四十年風聽九臯唳嗚呼江夏姿竟掩宣尼袂往者武后朝引用多

寵嬖否臧太常議面折二

晉作三

張勢衰俗凜生風排蕩秋旻霽忠貞負冤

晉作怨

恨宮闕深旒綴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厲日斜鵬鳥入魂斷蒼梧帝榮

一作榮

枯

走不暇星駕無安稅幾分漢廷竹夙擁文侯筭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啟

一作楚

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深噤伊昔臨淄亭酒酣托末契重叙東都別朝陰改軒砌

論文到崔蘇指

晉作推

盡流水逝近伏盈川雄

楊炯

未甘特進麗

李是

非張相國

李云詩紀躋作噤當
作擠

查云穢字旁用代韻

說相扼一危脫爭名古豈然健捷英華作闕健注云健捷二字廣韻通用款不閉例一作及吾家

詩曠懷埽氛翳慷慨嗣真作和夫咨嗟玉山桂鍾律儼高懸鯨噴迢遞坡陀

青州血燕沒汶陽瘞哀贈竟蕭條恩波延揭厲子孫存如錢舊客舟凝滯君臣

高論兵將帥接燕薊朗咏六公篇張桓等五王憂來豁蒙蔽

碑版持舊書豈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暇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齋

自古驚文獲財賙給陳州之獄許州人孔璋上書救豈曰斯人所能獨步詩

記事豈知名長安中死天寶初四十年間可謂獨步矣累獻詞賦甚稱玄宗

戴季豈文章書翰正直辭太常議太常博士李庭直議韋二張召拜左拾遺

瑞奏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推斷則天初不應豈在陛下進

曰環言事闕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環所請孔璋書曰往者

張易之用權人畏其口而豈折其角韋氏恃勢言出禍應而豈挂其鋒顧魯

公宗文貞碑張易之昌宗兄弟席寵脅權天下側目公免冠入奏奮不顧身

天后失色倉皇欲起拾遺李邕奏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遂俱放

逐邕始以與張東之善貶雷州玄宗初又貶崖州召還為姚崇所嫉貶梧州

發陳州賊事抵死孔璋上書請代邕死邕死欽州累洛陽獄邕與柳勣馬一匹

轉括淄滑三州刺史天寶初為汲郡北海太守洛陽獄邕與柳勣馬一匹

勳引邕議及休咎詞狀連引勅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夷馳往

就却決殺之年七十餘後漢蔡邕傳下邕質于洛陽獄邕集曰以辛卯詔書

查云屬字兩用義各不同
吳云作三段看長嘯
至宣尼祇叙其才名
往者至何深濟叙其
氣節伊昔至末叙交
遊也江夏碑版云
如來映當時豈獨勸
後世文之有價若此
至珊瑚驥取以贈
客而云藏機則古今
同慨也世以北海
於街故別引用同時
諸公見其虛懷樂善
而惜燕公不能容耳

李云蘇鄭深交觀其
詩真流溢行間然非

收邑送浴崔蘇新書李嶠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朝野合載李嶠崔融味道
陽詔獄崔蘇杜審言為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崔蘇者融味道也唐詩
紀事註云崔信是張說曰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于盧
明蘇源明誤矣亦不減王和居王後信然婉在慶前謙也又曰李嶠崔
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特進謂李嶠也關鍵老子道經善閑無闕鍵而不可開河上
玉無施不可特進謂李嶠也關鍵公注善以道開情欲守精神者不始門
戶有開鍵嗣真作杜審言有和詩大夫嗣真哀贈唐詩紀事代宗時六公篇趙
可得開誠金石錄唐六公詩李嶠撰胡履靈書余初讀八哀詩恨不見其詩晚得石
本其文詞高古真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各為一章狀丞相為一章董道
書跋云李北海六公詠今泰和集不中雖有詩而無其姓名又其說一章不盡
或遺余荆州六公詠石刻文既不刊故得盡存可以序載于此五王皆狄公
所進故邑嘆其成大功者六人詩尤奇偉豪氣激發如見斷齋立極時至今
讀之令人想望風采宜老杜有云予見邑他文亦不若是壯厲警拔殆感憤
而作故氣激於內而橫放於外者也
序言邑為荆州今新舊書皆不書也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箋曰論文以下論其文也揚李崔蘇邑同時文筆之士邑之論文也嘆崔蘇
之已逝伏盈川而抑特進與燕公之論相合燕公首推盈川次及崔李世皆
嘆其是非之當何至於邑則相批不少貨蓋崔李已皆沒而邑獨與說爭名
說雖忌刻亦邑之露才揚己有以取之盧藏用所以致戒於干將莫邪也關
鍵歛不閑用老子道經之言也例及以下論其時也邑之詩可以接踵我祖
六公之篇可以追配嗣真之作所謂鍾律偃高懸鯨鯢噴迺逸也膳部之沒
也李嶠以下諸如命武平一為表上之邑既子孫如錢而
已則舊客凝滯此所以感今追昔而不能自己於哀也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

一作寓

徐究讀書東岳中十載考墳典時下萊蕪郭忍饑浮

此排宏俊傳二公何
能與天壤並存
王云用事往往妙於
化

李云秘書抗亂大節
慷慨言之千載下凜
凜有生氣

王云多不可解

李云即帶榮陽誼兼
諷勸

吳云武功以病不受
偽署當從例表彰而
公則曰虜庭非所遣
曰得無逆順辨曰胡
為投乳臂曰羅置已
橫有蓋細辨之則榮
陽與蘇皆受吏議謹
謫也新書不足憑當

雲嶽負米晚為身每食脰必泣夜字照燕薪垢衣生一作碧蘇庶以勤苦志報

茲幼勞顯一作學蔚醇儒姿文包舊史善灑落一作辭幽人歸來潛京華射君

東堂策魯作射策宗匠集精選制可題一作制未乾已科一作已大聞文章日

自負吏祿晉作亦累踐晨趨閭闔內足踏宿昔跡一麾出守還黃虞朔風卷不

暇陪八駿虜庭悲所遣平生滿樽酒斷此朋知展憂憤病二秋有恨石一作可

轉肅宗復社稷得無逆順辨范曄顧其兒李斯憶黃犬秘書茂松意文苑英華

松色屢危祠壇墀前後百卷文批籍皆禁備篆刻楊雄云秘書茂

流淚派本末淺王仲正本屢危作再從篆刻作制作派本末淺青榮芙蓉

劍屏兒豈獨刺反為後輩褻予實苦懷緬煌煌齋房芝事絕萬手寧垂之俟來

者正始徵一作貞勸勉不要一作懸黃金胡為投乳一作贊結交三十載吾與

誰遊衍榮陽復冥冥罪罟已橫眉音嗚呼子逝日始泰則晉作終蹇長安米萬

錢凋喪盡餘喘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尚纏漳水疾永負蒿里錢

新書源明京北武功人少孤寓居徐兗工文詞有名天寶間及進士第更試

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為東平太守召為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以病不

受偽署肅宗復西京擢考功郎東堂山謙之丹陽記太極殿周制路寢也秦

中知制誥後以秘書少監卒東堂漢曰前殿今稱太極曰前殿東西堂亦

魏制於周小殿也晉起居注成帝咸康二年依中興故事朔望聽政中堂按

李虞譽賢良武帝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故曰射策君東堂也唐

以八哀為確鄭善夫
以源明不汚偽官父
發得精彩議之太夢
夢矣胡夏容曰武
功少孤受餓為官又
飢以終讀之三嘆

吳云止以三絕許之
其於得罪之由則已
括二句中日反覆歸
聖朝點染無難邊嚴
冷如此與武功作
比論之武功傷其枉
也榮陽惜其行也自
是天壤

查云宣一作宮
李云極力形容

有尚書制可蔡邕獨斷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有制
省東堂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其官云云亦曰詔書
得為甲第策得四大經十帖得四以上經策全足也足注風皆
所范曄文苑宋書証八哀詩范雲顧其兒當從集作齋房芝
肅宗時宰相王璵以祈禱進禁中禱祀乳贊爾雅贊有力注曰出大秦
窮日夜源明數陳政治得失上疏極諫乳贊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猴惡
未鶴曰舊書廣德二年自秋及冬斗米千錢今曰萬錢蓋以
一斛言之蘇鄭皆當年於是年故又曰凶問一年俱也漳水
竄身清漳濱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榮陽鄭公虔

鷄鵠至魯門不識鐘鼓饗孔翠望赤霄愁思一作雕籠養榮陽冠眾儒早聞名

公賞地崇士大夫況乃氣精爽往者公在疾蘇許公題位尊望重素未相識早

天然生知姿學立游夏上神農極闕漏黃石媿師長藥纂西極一作名兵流指

諸掌公著薈等諸書之外又撰胡本草七卷貫穿無遺恨薈何技癢圭臬星經與蟲篆丹青廣

子雲窺未遍方朔諧太枉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膀

肯獻書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陸宣一作鶴誤一響三絕自御題四方尤

所仰嗜酒益疎放彈琴視天壤形骸實土木親近唯几杖未曾寄舊作官曹突

兀倚書幌晚就芸香閣胡塵昏塊莽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盪老蒙台州椽泛英華作退江漿履穿四明雪飢拾楫溪橡空聞紫芝歌不見杏壇太天長眺

東南秋色餘翹翹別離慘至今斑白徒懷曩春深秦一作秦山秀葉墜清渭朗劇

談王侯門野稅林下鞅操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疎濶平昔濫吹晉作

獎百年見存沒牢落吾安放一作微蕭條阮咸在出處同世網他日訪江樓含悽

迷飄蕩著作與今秘書監鄭君審篇翰齊

兵流新書度學長于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戎衆寡無蒼叢封演聞見

不詳常為天寶軍防錄言典事該諸儒服其善著書

協律郎鄭度採集異聞著書八十餘卷人有竊窺其草藁告度私修國史度

間而遽焚之由是貶謫十餘年方從調選授廣文館博士度所著書既無別

本後更纂錄率多遺忘猶成四十餘卷書未有名及為廣文博士詢于國子

司業蘇源明源明請名會萃取爾雅序會萃舊說也西河太守盧象贈度詩

曰書名會萃才偏逆酒號屠蘇味更醇即此之謂也高元之曰度自謂著書

雖多皆碎小之事也後人傳寫誤為會粹唐新書曰名其書為會粹則誤矣

技癢射埴賦徒心煩而技癢徐爰注曰有技圭臬景福殿賦制無細而不協

水泉鄭玄曰契古鐘兼兩羊欣古來能書人名鍾繇太尉書有三體一曰

文臬假借字也鐘兼兩銘石書二曰章程書三曰行押書金壺記絲工三

色書草隸八分最優度善草隸故云兼兩也金壺三絕唐詩紀事度自寫其

其尾曰鄭四明天台山賦登陸則有四明天台謝靈運山居賦注楫溪謝靈

王云十字悲甚
李云又出秘監

居賦曰凌石橋之莓苔越橘漢之縈紆天台山賦濟橘漢而直進顧愷之啟
蒙記註曰之天台山去天不遠路經橘溪水殊險清冷前有平橋路徑不盈
尺長數十丈下臨絕淵唯忘其身然後能阮咸舊書鄭審謫之子亦善詩翰
濟懷宇記橘溪在臨海縣東三十五里
名畫記云鄭審事具彥
遠所撰彩箋詩集中

故右僕射相國

英華有曲江二字

張公九齡

開元二十八年七月卒

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橋然江海

一作漢

思復與雲

路永寂寞想土

一作玉

階未遑等箕顙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碣石

一作竭力

歲崢

嶭天地

一作池

日蛙黷退食吟大庭何心記

一作記

榛梗骨驚畏曩哲翼

一作鬚

變負

人境雖蒙換蟬冠右地忽多幸敢忘

一作志

二疏歸痛迫蘇耽井紫綬

一作金紫

映暮

年荊州謝所領庾公興不淺黃霸鎮每靜賓客引調同諷詠在務屏詩罷地有

餘

一云詩地能有餘

篇終語清省一陽發陰管淑氣含公鼎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

散快起翠螭倚薄巫廬並綺麗玄暉擁牋誅任昉騁自我

一作成

一家則

一作劑

未

缺隻字警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鳥影歸守老故林戀闕悄

一作嘗

延頸波濤良史

筆蕪絕大庾嶺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烟艇

仙鶴

九齡家傳九齡母夢九鶴自天而下飛集于庭遂生九齡

白玉堂金華省

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

翼奉傳文帝時未央宮又